

# 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 就业影响的比较研究 ——以美国为例

张 诚, 唐 琳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071)

**摘 要:** 外国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缩写 FDI) 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FDI 进入的产业。一般认为, 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如制造业不利于增加东道国就业, 而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务业则可以增加就业。本文以美国为例, 对制造业 FDI 和服务业 FDI 与东道国就业的短期关系和长期关系进行了比较, 结论与前人研究结果迥异。无论短期还是长期, 制造业都可以增加产业内就业人数和总就业人数, 而服务业可以增加产业内就业人数, 但却会减少国家总就业人数。

**关键词:** 服务业; 制造业; FDI; 就业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7)03-0034-04

##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ervice Industry in Host Countries: a case study of USA

ZHANG Cheng, TANG Lin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300071)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o the employment of host country is decided by the type of the industry which FDI enters. Generally speaking, FDI in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y, such 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less advantageous to the employment of the host country while FDI in 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such as service industry is more advantageous to the raise of employment rate of the host country. This paper, taking USA as an example, looks at the short term relationship and long 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in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y and the employment of the host country and thos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DI in 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and the employment of the host coun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 from other research findings, FDI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an increase employment rate in bot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whole employment rate either in short-term or in short-term time while FDI in service industry may increase employment rate in service industry but may decrease the whole employment rate.

**Key words:** service; FDI;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ervice industry; employment

### 一、问题的提出

尼尔·胡德 (Neil Hood) 和斯蒂芬·杨 (Stephen Young) 在他们合写的《跨国企业经济学》<sup>[1]</sup>中

收稿日期: 2006-09-04

基金项目: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课题“服务业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张诚 (1962-), 男, 山西灵丘人, 现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政策。

曾指出, 如果资本密集型技术流入东道国, 就会限制资本对当地劳动力的吸收程度。也就是说, FDI 能否在东道国创造就业机会, 与 FDI 本身的特征有关系。爱德华·陈 (Edward Chen) 在《跨国公司, 技术与就业》(《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echnology & Employment》) 一书中指出跨国公司并没有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 (服装业除外), 因此跨国公司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失业,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更多劳动力<sup>[2]</sup>。皮特·巴克利和派瑞克·阿狄森 (Peter J. Buckley & Patrick Artisien) 对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化工、机械和汽车三个产业部门作了 19 个实地调查案例研究, 结果表明 FDI 在东道国创造了就业, 而且创造的就业具有稳定性。但是从长期动态效应讲, 因为直接投资都是技术密集型的, 所以对就业的创造是有限的<sup>①</sup>。还有一些学者从出口和人力资本等角度讨论了 FDI 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

我国学者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 也分析了 FDI 对我国就业的影响。陈 提到, 服务业就业增长的弹性系数较高, 相同的 FDI 投资可创数倍的就业岗位<sup>[3]</sup>。熊焰分别计算了外商投资企业从业人数占城镇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比和外商投资企业从业人数占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比, 认为 FDI 对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起到了催化的作用<sup>[4]</sup>。王根军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我国每增加 1 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直接吸纳的就业人数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sup>[5]</sup>。田素华认为无论增量还是存量, FDI 对上海市第三产业的劳动就业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增量 FDI 不利于上海市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劳动就业机会<sup>[6]</sup>。

从上面的理论回顾中可以看出, 目前学术界关于 FDI 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的研究著作缺乏综合性, 有的只从 FDI 所进入的行业特征来分析<sup>[7]</sup>, 有的只从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角度来分析。而本文试图对 FDI 进入不同行业对东道国就业产生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进行综合分析。本文根据美国 1980~ 2000 年 FDI、GDP 和就业的相关数据, 对美国制造业 FDI 和服务业 FDI 与就业的短期关系和长期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之所以要加入 GDP 这个解释变量, 主要是为了克服残差的自相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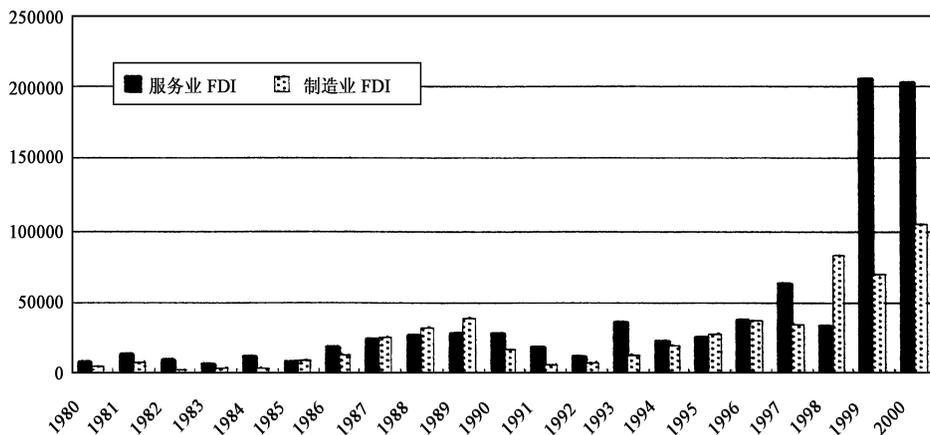


图 1 1980~ 2000 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服务业就业人数和总就业人数

数据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 (<http://www.bea.gov/>) 1980~ 2000 年美国外国直接投资和就业人数相关数据。

## 二、短期关系比较

制造业 LNEMP、LNFDI 和 LNGDP 的短期关系式为:

$$\text{LNEMP} = 0.62\text{LNEMP}(-1) - 0.68\text{LNEMP}(-2) + 0.024\text{LNFDI}(-1) - 0.52\text{LNGDP}(-1) + 17.48$$

总就业人数 (WEMP) 与制造业 FDI 和 GDP 三者的短期关系式为:

① 本文是从这三个国家加入欧盟后的影响的角度分析, 加入欧盟后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这三个国家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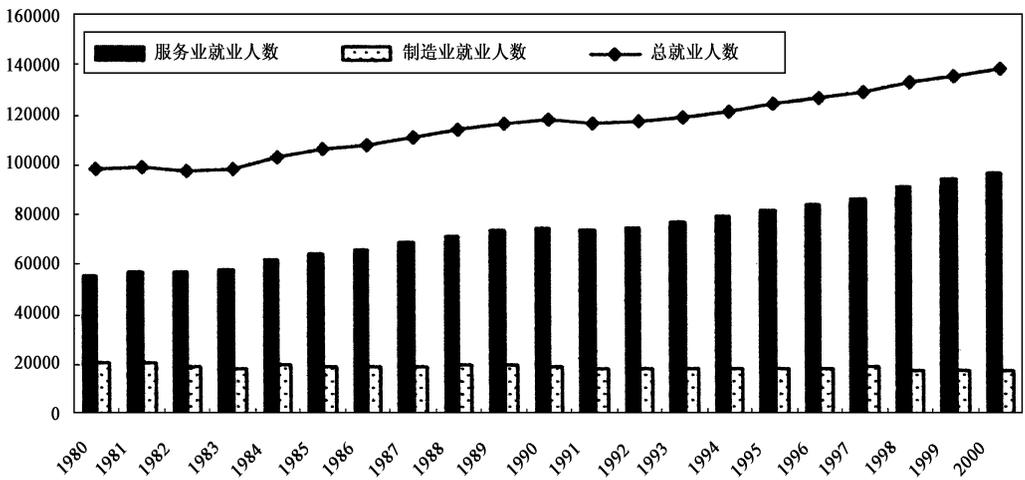


图2 1980~2000年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FDI(经价格调整)

数据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 (<http://www.bea.gov/>) 1980~2000年美国外国直接投资和就业人数相关数据。

$$\text{LNWEMP} = 0.87\text{LNWEMP}(-1) + 0.27\text{LNGDP} - 0.19\text{LNGDP}(-1) + 0.01\text{LNFDI} + 0.29$$

从短期关系式可以看出, 短期内, 制造业FDI的流入可以增加制造业就业人数, 但是有一年的滞后期, 即制造业FDI流入量增加10%, 假设其他变量保持不变<sup>①</sup>, 下一年的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会增加0.2%; 制造业FDI对整个国家的就业人数的影响也是正的, 但回归系数较小, 而且也没有一年的滞后期, 即制造业FDI流入量增加10%, 保持其他变量不变, 当年的总就业人数大约增加0.1%。短期内制造业FDI对制造业就业影响的滞后, 可能与制造业本身生产周期比较长有关, 所以其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能滞后; 但是其对整个国家的就业影响没有滞后性, 这可能是因为, 制造业FDI流入后, 会带动与其相关的产业(如服务业)的发展, 而这种带动效应是比较灵敏的, 能够迅速增加了整个国家的就业人数。而数据表明, 制造业就业人数呈下降的趋势, 完全是由于制造业GDP对就业的“挤出”效应。

服务业LNEMP、LNFDI和LNGDP的短期关系式为:

$$\text{LNEMP} = 0.013\text{LNFDI} + 0.62\text{LNGDP} + 1.52$$

总就业人数与服务业FDI和GDP的短期关系式为:

$$\text{LNWEMP} = 0.88\text{LNWEMP}(-1) - 0.0077\text{LNFDI}(-2) + 0.39\text{LNGDP} - 0.32\text{LNGDP}(-2) + 0.44$$

服务业FDI和服务业GDP对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影响没有滞后效应, 说明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行业内就业的影响更加灵敏, 一方面可能与服务业自身的资本运转速度比较快(如金融业)有关, 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服务行业自身容易吸收劳动人口有关。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服务业FDI流入额增加10%, 当年服务业就业人口就增长0.12%。

服务业FDI对整个国家就业人数的短期影响值得深思。服务业FDI与整个国家的就业人数是负相关的, 而且有2年的滞后期, 也就是说, 服务业FDI增长10%, 2年后整个国家就业人数就会下降0.07%。服务业FDI在短期内对整个国家就业的“挤出”效应大于“挤入”效应, 这种效应要滞后两年才能体现出来。服务业不但包括金融业这种资本流动速度很快的行业, 还包括公用事业这种投资大、资本流动速度很慢的行业。金融业的发展可能会减少农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 但是这属于行业间的流动, 整个国家的就业人数不会变化; 而公用事业这种资本流动速度慢的行业会使制造业甚至农业的资本密集程度提高, 因此会减少整个国家的就业人口。这一点从服

<sup>①</sup> 这种情况在经济生活中不太可能出现, 此假设仅为理论研究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

务业 GDP 对整个国家的就业的影响也能略见端倪: 当年的 GDP 对整个国家的就业影响是正向的, 而 2 年后对整个国家的就业影响就是负向的。

### 三、长期关系比较

制造业 LNEMP、LNFDI 和 LNGDP 三者的长期关系式为:

$$\text{LNEMP} = 0.023\text{LNFDI} - 0.49\text{LNGDP} + 16.49$$

总就业人数与制造业 FDI 和 GDP 的长期关系式为:

$$\text{LNWEMP} = 0.077\text{LNFDI} + 0.62\text{LNGDP} + 2.23$$

从长期来看, 制造业 FDI 会增加制造业就业人数和整个国家的就业人数, 其中对整个国家的就业人数的影响比较大。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制造业 FDI 增加 10%, 制造业就业人数会增加 0.2%, 整个国家的就业人数会增加 0.7%。如此看来, 无论是长期影响还是短期影响, 无论是制造业内部还是整个国家的情况, FDI 都会创造就业。

服务业 LNEMP、LNFDI 和 LNGDP 三个变量的长期关系式为:

$$\text{LNEMP} = 0.013\text{LNFDI} + 0.62\text{LNGDP} + 1.52$$

总就业人数 (变量名为 WEMP) 与服务业 FDI 和 GDP 的长期关系式为:

$$\text{LNWEMP} = -0.064\text{LNFDI} + 0.58\text{LNGDP} + 3.67$$

服务业 FDI 对服务业就业人数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的回归表达式是相同的。从长期趋势看, 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服务业 FDI 流入额增加 10%, 服务业就业人口也将增长 0.12%。服务业 FDI 对整个国家的就业的影响是负向的, FDI 增长 10%, 整个国家的就业人数减少 0.6%。服务业 FDI 可以增加产业内就业人数, 说明服务业 FDI 进入东道国是可以吸收当地劳动力的, 即进入服务业的外资企业大致上属于劳动力密集型, 而且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降低吸收当地劳动力的程度。服务业 FDI 会减少整个国家的就业人数, 说明 FDI 在增加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同时减少了其他产业的就业。服务业特有的流通和服务的职能, 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够良好运行的保障。服务业 FDI 可以提高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发达的服务业可以提高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效率, 因此就有可能减少其他产业的就业。

### 四、结语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 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FDI 的流入都可以增加产业内就业人数, 制造业带来的增长幅度更大一点。但对国家就业总数而言, 这两个产业的 FDI 造成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无论长期还是短期, 制造业都可以增加总就业人数, 长期的增长幅度更大; 而服务业会减少总就业人数, 长期趋势更加明显。这与巴莫尔 (Baumol) 在非均衡增长模型中提出的观点相吻合, 即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有着副作用, 服务业自身并不能维持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 当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服务部门的趋势发生改变, 变为劳动力从工业部门转移到服务部门的时候, 劳动生产率净收益就会消失, 正如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发展的情况一样<sup>[8]</sup>。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 从长期来看, 服务业 FDI 都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FDI 在很大程度上是外生变量, 因此如果服务业大量 FDI 流入的话, 将会产生失业问题<sup>[9]</sup>。大多数学者都认为 FDI 可以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 因此大力吸引 FDI 的流入, 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努力的目标, 但服务业 FDI 流入就会造成整个国家总就业人数的减少, 这似乎与我们大力发展经济的初衷相违背<sup>[10]</sup>。这到底是经济发展的悖论, 还是可以解决的经济现象, 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参考文献转第 33 页)

入世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 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的政策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风向标。对外资和外贸的过分依赖会不断强化原有的比较优势格局, 如果不能及时地根据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和国内要素禀赋的结构变化而调整外资利用和外贸的发展战略, 就可能因原有比较优势的逐步丧失和新的要素优势得不到发挥, 失去经济竞争优势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经济停滞的危险。作为善于利用后发优势努力迎头赶上的后发展国家, 不仅要善于利用已有的比较优势, 还要善于创造新的和利用新的比较优势。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包括日本之所以能够创造后来居上的发展奇迹, 就是成功地避免了国内资源严重短缺和国内市场狭小的比较劣势, 开创性地创造了既能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 又能充分发挥自己竞争优势的经济增长模式, 走出一条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力资源快速积累和开发的结构匹配又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道路。东亚不仅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而且也创造了人力资源同步积累和开发的奇迹, 无怪乎世界银行的专家在评论东亚奇迹时说: “几乎在所有的高速发展的东亚经济体中, 教育和培训体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转变。<sup>[11]</sup>” 庞大的人力资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源泉, 但只有与经济发展同步积累和开发的人力资源, 才是保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

#### 参考文献:

- [ 1 ] 刘亚力. 人口政策: 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N]. 北京现代商报, 2006- 07- 11.
- [ 2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New York: 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Transition and the State [R]. 1999.
- [ 3 ] 胡鞍钢. 扩大就业和挑战失业——中国就业政策评估 (1949~ 2001) [M].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2. 241.
- [ 4 ] 周天勇. 中国城镇的失业率究竟是多少 [J]. 财贸经济, 2003, (11).
- [ 5 ] 蔡 . 中国就业统计的一致性: 事实和政策涵义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3).
- [ 6 ]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 [R].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 [ 7 ] 樊纲, 张晓晶, 郭悦, 贾红梅. 2005 年中国就业报告 [R].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5. 23.
- [ 8 ] 冯建华. 我国廉价劳动力优势还能维持多久? [N]. 北京周报, 2006- 02- 15.
- [ 9 ]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 (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4. 63.
- [ 10 ] 周天勇. 高增长为何没有带来高就业 [N]. 文汇报, 2006- 04- 27.
- [ 11 ] 世界银行. 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5. 29.

[ 责任编辑 崔凤垣 ]

(上接第 37 页)

#### 参考文献:

- [ 1 ] 尼尔·胡德, 斯蒂芬·杨 [英]. 跨国企业经济学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4.
- [ 2 ] Chen, Edward K 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echnology and Employment [M]. London Macmillan, 1983.
- [ 3 ] 陈 .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J]. 人口与经济, 2001, (5): 46- 51.
- [ 4 ] 熊焰. 跨国公司对华 FDI 就业效应研究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4, (4): 106- 109.
- [ 5 ] 王根军. 中国失业问题现状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增长效应分析 [J].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2).
- [ 6 ] 田素华. 外资对上海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J]. 财经研究, 2004, (3): 122- 132.
- [ 7 ] David Williams, Explaining employment changes in foreign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in the UK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3, (12): 479- 497.
- [ 8 ] DUO QIN, Is the rising services secto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ding to cost disease? [J]. ERD Working Paper No. 50, April, 2004.
- [ 9 ] Joshua Aizenman, Volatility, employment and the patterns of FDI in emerging market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 (72): 585- 601.
- [ 10 ] James Gordon & Poonam Gupta, Understanding India's Services Revolution [J]. IMF Working Paper, Asia and Pacific Department, September, 2004.

[ 责任编辑 崔凤垣 ]